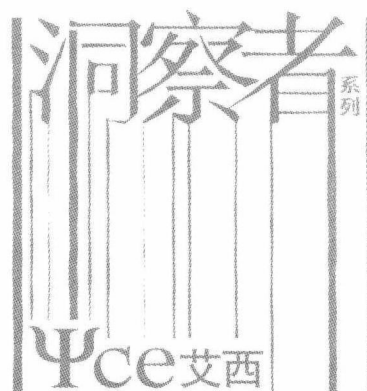




Mantis 螳螂

来自心理咨询师的深寒体验

麦格罗·史密斯



Mantis 螳螂
来自心理咨询师的深寒体验。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洞察者：螳螂 / 艾西著. —北京：文化艺术出版社，
2010.1

ISBN 978-7-5039-4230-3

I.洞… II.艾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12948 号

洞察者：螳螂

著 者 艾 西

责任编辑 任肖兵

特约策划 刘梦颖 李芷萱

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印象

出版发行 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

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
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9.5

字 数 20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230-3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我不需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名人，因为我在另一个世界中得到的更多。那边的人们或混乱或压抑或迷茫或执着，而我则是从那个世界驶往这个世界的摆渡人，至于船票，永远只卖单程……



CONTENTS

目录

第一章 螳螂

- 咖啡、香烟和洗手间 /03
- 疯子就要成双成对 /09
- 美女心理医生 /14
- 你就是我的螳螂 /21
- 订婚宴和韭菜哥 /25
- 未老先衰的李咏霖 /28
- 原来自杀是可以闹的 /31
- 她在今夜就要死 /33
- 关于危机干预 /37
- 一筹莫展 /42
- 欲速则不达 /44
- 完美的姐姐 /49
- 不会消失的内疾 /53
- 喝八瓶奶的婴儿 /57
- 心理学尸检和拼图大师 /63
- 自杀也要分类讨论 /70

第二章 齿轮

- 心理游医的原则 /79
- 存在幻觉的两个人 /88
- 老威的职业病 /93
- 钟表理论 /100
- 老威很邪恶 /105
- 我就是个骗子 /109
- 婚姻和家庭 /114
- 想把父亲推下河 /119
- 第一次见面就是相亲 /127
- 自杀干预的十四条法则 /134
- 我是你大爷 /139
- 干爹家里一锅粥 /148

CONTENTS

第三章 分身

- 左眼虚幻，右眼现实 /157
- 没人愿意承认外遇 /164
- 被掏空的男人 /169
- 裸照身 /175
- John给我打来电话 /184
- 老威适合做侦探 /189
- 不能说的秘密 /196
- 提出分手的人会被抛弃 /203
- 牙齿不见了 /209
- 做儿女的和做父母的 /214
- 被剥夺的权利 /219
- 玻璃和我总是有缘的 /222
- 看向镜子的那个人 /227

第四章 挽歌

- 陪陪我的蛇吧 /233
- 你早晚要对我说出实话 /239
- 一个外行和三个行家 /242
- 童年 /248
- I miss you /255
- 性别是很有趣的东西 /259
- 李咏霖失踪了 /264
- 我也有一份 /268
- 谁在说永别了 /273
- 拆穿她也是一种乐趣 /279
- 我才是罪魁祸首 /287
- 该说再见了 /292
- 编外章：永生 /295
- 后记 /302

第一章 螳螂

因不得不超越自我之故，人类终极的选择，
是创造或者毁灭，爱或者恨。

——埃里奇·弗洛姆

咖啡、香烟和洗手间

“喂，你有小刀吗？”我问老威。

“啊？小刀？”老威是个大块头，挡在我身子前面，几乎遮住了我的视线。

“对，就是那种瑞士军刀。你不是喜欢到野地去玩吗？那叫什么……哦，对，户外运动！我记得你总是随身揣着刀。”

“有倒是有的，你要干吗……”

老威的话没能说完，因为我已经从他的裤袋里把瑞士军刀掏了出来。

“你……”他恍然大悟，“你小子该不会又要逞英雄吧？”他的一双大手横在我面前，“听我说，伙计，你今天已经救过一个女人的命了，现在这事轮不着你出风头，一把小刀可对付不了眼前这家伙。”

“是啊，”我由衷地点点头，翻出军刀最长的那条刀刃，用膝盖猛地从后面撞向老威的小腿肚子。他没留神，一时间站立不稳，我趁机一把扳住他的脑袋，冰凉的刀锋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：“没错，这小刀对付不了他，不过能对付你就足够了。”

“你吃错药啦？”他挣扎着扭动了两下，动作不大。

说得对，我真的吃错药了，五分钟之前，我站在厕所里喝咖啡的时候，命运的齿轮就已经开始转动了。

五分钟之前，即2007年7月最后一天的凌晨一点整，医院抢救室外侧向西四十米的洗手间内，我一边抽烟，一边喝咖啡，一边听着哗哗的流水声。

在经历了一整晚扑朔迷离的解谜之旅后，我已经身心俱疲。喝下一口星巴克瓶装咖啡，让那股子浓郁的沁人心脾的味道顺着血管流向四肢百骸，真是说不出的舒服，我心满意足地长吁了口气。

直到喝下了第三口咖啡，我才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。

“喂，老威，”我推了朋友一把，“为啥我非要在洗手间里喝咖啡？”

“哎！别推我啊，尿手上啦！”他仍在畅快淋漓中流连忘返，“这叫做一举三得，你没听说过吗？这儿是医院，你想抽烟，就得来洗手间，顺便还可以在这里撒尿，还能喝咖啡，这不是很惬意吗？”

惬意吗？我不觉得，我以为惬意就是和自己的大姑娘躺在荒无人烟的草坪上滚来滚去……比起喝咖啡，眼下我更在意的是，这洗手间里，似乎并非只有我们两个人。

在一扇虚掩着的隔间门内，不时传出阵阵窸窣窸窣的响声。

老威恍惚也听到了，他拉上裤子拉链，冲我努努嘴。

“你过去瞧瞧，那里面是啥？”我打趣道。

“别东张西望的！”老威严肃地告诫我，他那张胖嘟嘟的脸直晃动。尽管嘴上这样说，他却将身子凑到门边，蹲了下去，想要瞧个究竟。

我乐得看热闹，于是悄悄溜到他身后，想要趁其不备踹他一脚。可我还没来得及有所行动，那扇虚掩着的门忽地一下子从里面被推开了，门框正磕在老威的额头上，害得他险些摔坐在地上。

门后闪出来个男人，三四十岁模样，穿着蓝汪汪的病号服。他额角两端的头发秃得特别厉害；面色潮红，带着近乎疯狂却又超然的微笑。他的手指贴在裤缝处，不停地敲打着某种节奏，口中还念念有词——只是我听不明白他说的是哪种语言；最让人难忘的是他那一双眼睛，红彤彤的、含满了血丝，眼眶又黑又肿，他似乎很久没有睡觉了。

他既没有道歉，也不觉得我挡了路，轻轻地从我身子前面挤过去。在擦肩而过的时候，他瞧了我一眼，目光空洞无神——不，应该说他并没有看着我，而是将目光投我向身后的某个地方。我没有回头也知道背后除了肮脏的黄白色的墙壁之外，再没有别的什么东

西了。

直到这个诡异的男人走出洗手间，老威才站稳身子，眼前似乎还冒着金星：“操！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？”

“精神病患者吧……”我想，除了疯子，再没有什么更好的解释，“为什么精神病人会跑到位于急诊区的抢救室这边来？走，咱们出去瞧瞧。”

“等一下！”老威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，“是我眼花了吗？你看这个！”他指着门后说。

厕所门后有什么好看的！尽管这样想，可好奇心还是驱使我把脑袋伸了过去。这一看，我大吃一惊：厕所门后的地面上，不知道是用香灰，还是什么东西画了一个人头。不……那不能说是人头，更像是熊的脑袋，可又长着猫的眼睛，还吐着蛇的信子……

大半夜，一个疯子在厕所地上作画，无论怎么想，都有些像是恐怖片里的情节。我俩谁也不愿意在此久留，老威在我的屁股上踹了一脚，似乎完成了报复。

“你干吗！又不是我撞了你的头！”我不满意地嘟囔着，与老威推推搡搡地走出了洗手间。

由于已是夜晚，狭长的走廊里只亮着一半灯，也没什么人走动。我一眼望见走廊那头的四名男女，他们都是自杀者的亲友，而今，也都成了我的朋友。半个多小时以前，我们找到自杀未遂的女人杨洁，并将她送到这里。此时，她的亲人正在抢救室外焦急地守候着——奇怪的是，那个神秘的精神病患者却不见了踪影。

他走了最好！谢天谢地！我和老威沿着走廊往前走，来到走廊中间凹陷进去的一片区域，那里是护士台，没想到那精神病患者正站在护士台的后面，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们。

他起初是呆呆地看着我们，忽然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，身子机械般地抖动着。当然，我俩也没能好到哪儿去，只觉得冷气从脚部一阵阵地往上直冒。好半天，老威和我没敢动地方。

终于，他从护士台里绕了出来，趿拉着鞋，开始往抢救室那边走。他的动作很僵硬，有些步履蹒跚，可是他的步子出人意料，迈得飞快而且毫无声息。他像僵尸般，一扭一扭地朝抢救室走去。

杨洁的亲友抬头看着他，他也看着他们，双方似乎都吓了

一跳。

我和老威傻乎乎地僵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谁也闹不明白他到底想要干什么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抢救室门口的灯亮了，一名戴着口罩的护士从里面走出来，她摘下口罩，正准备说些什么。

“不好！”老威眼尖，大叫一声，然而声音的传导速度似乎还没有那人的动作快。只见他突然一伸手，将护士小姐抓进自己的怀中，将不知从哪儿找来的一枚玻璃片对准了护士的脖子。

抢救室内外顿时一片大乱！

屋里的医护人员很快注意到这次危机事件，联系了保安人员；杨洁的四位亲友，都直挺挺地站起身，因为弄不清什么情况，他们跑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

那人架住护士，自己却不停颤抖，口中依旧念念有词，好像他倒是受害者似的。由于他的手哆哆嗦嗦，玻璃片刺破了护士的皮肤，渗出点点鲜血，那位可怜的小护士，早就吓得魂飞天外，连哭都哭不出来了。

也就是两三分钟的样子，我和老威的身后响声大作，保安人员冲进了楼道，他们手里拿着警棍，迅速包围了现场。“放开护士，把你那玻璃扔了！”保安人员的命令此起彼伏。

可他们越是叫嚷，那精神病人就显得越是害怕，他把自己的身子缩在墙角里，一个劲儿拿玻璃片在护士喉咙上比画。

“别……别过来……你们都滚远点儿，我，我不怕你们。”他这样叫道，尖厉的声音极具穿透力。

“看来语言能力没有丧失，思维水平也还好。”我小声念叨了一句。

“你说啥？”

“没啥，喂，你有小刀吗？”我问老威。

“啊？小刀？”老威是个大块头，挡在我身子前面，几乎遮住了我的视线。

“对，就是那种瑞士军刀。你不是喜欢到野地去玩吗？那叫什么……哦，对，户外运动！我记得你总是随身揣着。”

“有倒是有，你要干吗……”

老威的话没能说完，因为我已经从他的裤袋里把瑞士军刀掏了出来。

“你……”他恍然大悟，“你小子该不会又要逞英雄吧？”他把一双大手横在我的身前，“听我说，伙计，你今天已经救过一个女人的命了，现在这事轮不着你出风头，一把小刀可对付不了眼前这家伙。”

“没错。”我由衷地点点头，翻出军刀最长的那条刀刃，用膝盖猛地从后面撞向老威的小腿肚子。他没留神，一时间站立不稳，我趁机一把扳住他的脑袋，冰凉的刀锋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：“是啊，这小刀对付不了他，不过能对付你就足够了。”

“你吃错药啦？”他挣扎着扭动了两下，动作不大。

“别动！”我压低了声音，“别他娘的跟杀猪似的乱喊乱叫，刀刃是朝着外面的，我伤不着你。听我说，我推着你，咱们慢慢地向前走，如果不出差错，谁都不会受伤，护士没有危险，你更不会，而且这家伙也不会失控。”

“不会失控吗？我怎么觉得你也不正常了呢？”老威哼哼唧唧地说道。

我叹了口气，嘴上说得轻巧，心中却是七上八下的。

精神病人杀人是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；即便他承担，那护士的性命该向谁去索要呢？

这不是使用武力就能解决的事件，精神病人挟持着人质，稍有不慎，人质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保安人员当然不敢轻举妄动；然而就这么拖下去，问题也不会得到解决：他越是害怕，越是绝望，就越可能伤害人质。万不得已，我决定铤而走险。其实，我的手也在哆嗦。

幸亏老威是我多年的玩伴，他脑子又快，马上明白了我的意图。

“孙子！你瞧着的！”他心里明白，嘴上可不饶人，“等这事结束了，我跟你没完！”

“闭嘴吧！”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“老威，你能不能蹲下点，你个子太高了！”

“废话，是你太矮了！”

我开始有些羡慕绑匪的待遇，他臂弯里揽着的是身高不过一米

六、娇小可爱的俏护士；而我前面推着的，却是个身高一米九、体重二百斤的大老爷们儿。英雄果然不好当啊，我由衷地感慨。

当然，感慨也不能解决问题。“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我不怕你们，滚远点儿。”我一边学着那个精神病人口吻，一边缓缓地架着老威向前走。

我的这出闹剧，对于保安人员来说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前面如临大敌，后面又跑出来这样一对活宝，震惊之余，他们也分辨不出这究竟是不是我在伪装。

我俩一直往前走，我故意歪着脑袋，透过老威的腋下往前看。那精神病人注意到了我们，似乎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他的眼珠还在滴溜溜乱转。

从众人面前经过的时候，我抽空使了个眼色——不过从保安人员的反应来看，我的暗示挺失败的。好在中国保安不配枪，否则当我把背部亮出来的时候，说不定就从后面被人家爆了头！

我与那人离得越近，救人的希望就越大，我也就越是提心吊胆。我一面咋咋呼呼地推着老威，一面注意观察那人的表情和动作。三米，没有问题；两米，也还勉强，再往前走了一步，那人身子一颤，揽着护士往墙角里缩了一下。

好了，该停下了，看来这就是安全距离。

我不该得寸进尺，也不敢这么做，因为任何失误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。

等到完全停了下来，我才彻底把头从老威的身后探出来。与那人四目相接时，我分明看到了与我一样恐惧的眼神。只不过我的恐惧，是因为他；而他的恐惧，不见得是因为我……

疯子就要成双成对

恐惧，是阻碍人类前进的最大敌人，如果想要生命之路畅通无阻，你就必须把恐惧化为你的囊中之物。

这话说起来挺简单，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。我曾是个坐班的心理医生，两年前离了职。我擅长心理治疗，多少了解一些精神病的知识，却没有治疗的经验，也没有处方权。我不知道该怎么与精神病人和平共处，更不要说面对这样的危机时刻。

于是，我咽了下口水，尽量让自己声音平和，而不像被踩了尾巴的猫那样一惊一咋。“嘿，”我招呼着他，“嘿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”

他的眼睛向一侧闪动了一下，而后朝向我，接着又闪动了一下：“啊？你说什么？你是谁？”

“你能听懂我说话！”我开始装疯卖傻，“我从来没奢望过，在这里能遇见志同道合的朋友！”

我的音量大概和两个夜盗偷偷交流时差不多，不过他倒是听得很清楚。“你是我的朋友？”他半信半疑。

“对，我确定你能和我一样，看清他们丑陋的真面目。那些家伙，他们很可怕！”我模仿着他那无法聚焦的眼神，扫视在场的众人，这也是为了看清楚保安人员的行动，提防他们趁我不注意时，真的给我后脑勺来一下子。

“你也能看见他们的真面目？”

“对，我能。”

随后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，这个该死的问题，差一点儿让我后悔得把舌头嚼烂咽下去。

他问：“你看到的是什么？”鬼才知道我能看到什么呢！

毫无疑问，这个病人存在严重的幻觉，他把正常人类视为某种怪物，为了逃避这种“怪物”的追杀，他才绑架他们的同类作为人质——我知道这个观点有些不好理解，不过事实大概如此。问题在于，我不能进入他的幻觉，怎么可能知道他看见了什么！

我意识到自己刚才画蛇添足，多说了一句话。假如我不说自己也能看到，兴许还会有其他的解决办法。可现在，我作茧自缚，把自己给坑了。同样被坑的，还有老威，我感到他也哆嗦了一阵。

一米五，我开始估算距离，老威有力气，我的身手也还算敏捷，在这个距离，我们能做点儿什么？

可所有的行动，都预示了一个结局——我们什么也做不了——一旦我们轻举妄动，精神病人手腕一抖，那护士的脖子就会被撕开个大口子。

“嘿，你到底看见了什么？”他开始对我起疑了，于是追问道。

突然，不知道哪儿来的一阵灵光闪耀，我想起厕所地面上的那幅画像，不由脱口而出：“他们都是怪物，长着熊的脑袋、猫的眼睛、还有蛇的信子。”

这突如其来的答案，恰恰撞中了，他像是笑了，不过笑容转瞬即逝，他的手腕因此有些松弛。

“嘿，听我说，”我虽然擅长蹬鼻子上脸，也不敢肆意胡说，以免再出差错，“听我说，朋友，我是你的同类，我和他们这些怪物不一样。我觉得咱俩才会有共同语言，应该认识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“John！”他激动起来。虽然让病人激动也是个危险之举，不过总比他先前的恐惧要好一点。

“杖？”我还有些纳闷，没理解他说的是个英文名字，“我叫艾。”

“艾？是ai的ai，还是i的i？”

我琢磨了半天，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怎么，这还是个洋人？不像啊，黑头发黑眼珠的，跟大家一样啊。无所谓，反正这可能都是他病态的幻觉导致的。



我仗着胆子，开始跟他商量解决的办法：“听我说，John，咱们杀他们一个人毫无意义。他们人多势众，我们则是孤零零的。不过，现在你也不是独身一人在作战了，对吧？你遇见了我，反过来说，我也遇见了你。你看见他们拿着的那个东西了吗？”我拿眼色示意他去看保安人员手里的警棍，“它会放出激光。激光，你懂吗？”

精神病人点点头，满眼的恐惧，他是不是想到了《星球大战》中天行者的长剑？

“John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杀了他们的人，他们就会用激光烧你，用激光剑刺你。所以，听我说，你得放开那个女怪物，让那个女怪物走，他们就不杀你了。”

这一晚上，我疯言疯语的水平已然是登峰造极了。

John似乎相信我的话，可又表现出难过来：“我宁愿被他们杀死。”

“不，不，你不能那么说，你得活下去。以前你可能很孤独，但是现在我们要肩并肩地活下去。你瞧。”我见时机差不多了，松开了老威。

老威张着双臂，我从他的身后绕了出来——你见过有这么释放人质的吗？可我就这样子，差不多是从老威的腋下钻出来，这样，我距离John又近了半米。

“你看，我放开了他们的人，他们没有杀我，对吧？”

假如那玩意真的是激光剑，我想，就凭自己这以假乱真的闹剧，保安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砍下我的脑袋吧？

John彻底迷惑了，他似乎花了十几秒钟作思想斗争，随后，他举起拿着玻璃片的手，又慢慢垂下来。

我在心里祈祷一件事，就是那可爱的护士小姐千万不要挣扎。还好，兴许是被吓呆了，她仍站在原地没有动。

“他们也没有杀你，对吧，John，我的办法是管用的。”我向前走了两步，这是步履维艰的两步——我手里的小刀随时都可能刺出，假如他对护士或者对我下手的话——可我不希望这么做，即使他真的伤害我们。该怎么说呢？生命，是不应该因为是否患病而分出高低贵贱的！